

■ 悠悠男女

男女平等的陷阱

真琪

忍辱负重地追求了五年,女友终于成为我的妻子。

结婚时,她不仅不要我的一分钱彩礼,置办新房需要的东西,她也坚决要求两个人共同分摊。妻子说:“男女平等嘛,我们要共同支撑起这个家。”妻子强烈要求由她掏钱买电脑、电视、床,让我出钱买

洗衣机、炊具、沙发,其他的小东西小物件也平均分担。在我的暗自窃喜中,如胶似漆的蜜月很快就过去了。

那天我下班回到家,像往常一样,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看球赛,妻子一把抢过遥控器,换成了打打闹闹、哭哭啼啼的肥皂剧。我

有点不悦,说:“先后来后到嘛。”妻子却说:“电视机是我买的,炊具是你买的,我看电视你烧饭,天经地义!”

我无言以对,只好忍气吞声地进厨房烧饭。

吃了饭,我刚打开电脑,妻子就将我从座位上赶下来,她说:“电脑是我的财产,

你想用也必须征得我的同意,洗衣机是你的财产,现在,你该洗衣服去了。”

我觉得委屈,大呼小叫。晚上睡觉时,妻子把我从卧室里赶了出来,她说:“床是我买的,沙发是你买的,今天晚上,我睡我的床,你就睡你的沙发。我们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”



郭喆 图

■ 同笑时代

老公的魔术

廖华玲

我姐姐那四岁的儿子勇勇是块标准的“牛皮糖”,只要他在家,所有的大人就别想闲着,他不是让这个人给他唱歌,就是让那个人给他讲故事,更有甚者,有一次他非缠着我65岁的老爸给他表演倒立。因此家里人都躲着他,生怕被他缠住脱不了身。

春节,我和老公回老家。刚一进门,勇勇就缠住我老公,甜甜地说:“姨父,你给我变一个魔术吧。”老公一脸苦相地说:“我不会变呀!”勇勇哪里肯干,小脸一绷,说:

“变一个!”其他人在旁边看了,都不免“幸灾乐祸”,纷纷说:“变吧!变吧!别谦虚啦!”勇勇更是得意。老公一咬牙说:“行,但是我只变给你一个人看。”说着抱起勇勇就进了里屋。

过了一会儿,勇勇从里面飞奔而出,冲着大家直嚷:“我姨父真会变魔术!他从眼睛里变出两大片鱼鳞!”众人皆愕然。

老公慢慢地走出来,边走边揉眼睛,凑到我的身边轻轻地:“我刚才把隐形眼镜摘下来让他看了看!哈哈……”

《南京纪事》网上征稿

如果您要韶点事儿,可以登录 www.lifenanjing.com.cn,来建立您的博客,发表文章时只需选择“南京纪事”类别即可,我们会刊登点击率高的优秀稿件。

此外,您仍然可以通过电子信箱 citystar111@163.com 和邮寄的方法给我们投稿,地址:南京市新街口正洪街18号东宇大厦现代快报《南京纪事》,邮编:210005。

■ 不是乱弹

便宜香蕉

魏燕

门把手上塞了张超市宣传单,老妈抽出来一看,惊呼:“这也太便宜了吧,香蕉才一块二一斤!”

我知道老妈最喜欢吃香蕉,便答应她明天去买些回来。老妈不放心:“是限量供应,这么便宜,去买的人一定很多,你明天要早点去!”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被老妈叫醒,到了超市,人家还没开门呢!不过,门口已经围满了一群顾客,八成都是冲着宣传单上的特价限量商品来的。

超市一开门,我就冲了进去,直奔水果柜台,远远地就看见一堆黄灿灿的香蕉,不过香蕉旁边还竖了块牌子,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:宣传单印刷有误,原香蕉每斤一块二,现更正为每斤二块二!

大家义愤填膺,却又无可奈何,嘴里嘟囔着,手还是在不停地挑选着香蕉。

■ 东张西望

春节假期里,和亲戚朋友欢聚,免不了要喝酒。我天生不能喝酒,每到这时候就觉得很受罪。我就找了一个借口,说今年想要个小孩,戒烟戒酒,为了我家的希望工程,希望各位手下留情。

这个理由还真不错,让我在酒桌上成功地逃过了几次。

■ 打工生涯

春节后第一天上上班,大家惊讶地发现,老总办公室被撬开了,里面一片狼藉。旁边几个办公室却安然无恙,想必小偷在撬了一扇门后筋疲力尽,就放弃了继续努力。

“还好,笔记本电脑被我带回家了,办公室里除了

用什么名义逃酒

小宇

初六那天,和很久没见的高中同学聚会。大家兴致都很高,不理会的理由,非要我喝。我说:“那就让我老婆来喝吧。”我暗想,让老婆喝,最多喝一点红酒,而且他们也不好意思灌她。

同学们顿时起哄,说:“生小孩是两个人的事,你不喝,为什么叫你老婆喝?”我连忙辩解道:“你们

知不知道,在这个问题上,男人的Y染色体更重要,要保护Y染色体。”

有促狭鬼就说了:“你要说的是真的,为了希望工程,不喝也就不喝了。反正明年春节,答案就揭晓。要说谎的话,到时候可要新账老账一起算。我倒要看看,到底是你说谎,还是你小子有问题了!”

更新防盗程序

徐瑞娥

桌椅、沙发,没有什么值钱东西,小偷一无所获。要是撬了其他办公室就惨了,每间里面都有七八台电脑……”老总庆幸地说。看来小偷犯了经验主义错误,看到门上标牌是“总经理办公室”,就以为比别的办公室更有货。

当天下午,公司勤杂工老王接到一项新任务,以后每天下班前,要将各办公室门上的标牌重新插一下。办公设备比较贵重的办公室,分别插上“休息室”“卫生间”“餐厅”的牌子,而老王放拖把扫帚的工作间,则插上了“董事长办公室”……

■ 葵话宝典



遁入空门

陈晓旭出家,众说纷纭。大致关键词是:上亿资产、佛门清净、炒作……这些都属正常。我们身处一个每颗芝麻粒都能放大成西瓜拔弄几天的信息时代,何况陈晓旭本人还曾是娱乐圈中人。

一般来说,大多数人是见事迅速关注,浮皮潦草看个大概后,迅速下个结论。于是这两天网上到处都是结论。新浪搜狐这种无事

都要搅三分的网站,当然不能放过这种赶集的好机会,他们用民意调查的方式推波助澜,帮助一个个糊涂人下结论。

好在其中不乏明白人,他们的结论是:不作评论。这是最好的结论,早有先贤大德讲过:“观察任何现象,不局限于固定一个答案,他就认识了没有结束。体验任何现象,就仅仅是体验(它们是它们)而已,就认识了没有疑问。”世界本来千变万化,老以自己那副井底之蛙的双眼看来,即使你是复眼构造,看到的终究还是巴掌大点的天空,就别说出来丢人了。

更滑稽的是,有人还发责难呢,说你心中有佛就成了嘛,为什么非要出家呢。我看这位心中肯定没佛,否则怎么就许他自己心中有佛,不许别人出家呢。

所有的叽叽喳喳当中,有个共同的关键词非常有

意思,就是都把陈晓旭这一行为定义为“遁入空门”。

中国人几千年受儒家教育,注重实用,注重常识,而且是生活实际层面上的实用与常识,所以对“空门”那种现世获利不明显的智慧追求颇不习惯,所以会把“空”简单理解成什么都没有。既然什么都没有,就很消极,很虚无,所以说成是“遁”。其实这种理解大错特错,佛家讲的空,且不说你去实践修行,多看点书接触点皮毛也能明白,正因为包容万物,所以才什么都没有。佛家的“空”是个积极进取的概念,用“遁”字,错了。

以我对一些出家人的粗浅观察,他们忙着呢,每天功课很紧张,人人精益求精,比起我们这些尘世中人的忙碌,一点不差。只是二者在目标上,有天壤之别。我们这些尘世中人,是为物质的物质主义;而选择了出家的陈晓旭,想必已

经冲破这一牢笼,往前头忙活去了。

早几年,另一个娱乐圈红人李娜出家,当时媒体还不像今天这样发达,糊涂人之间互相分享糊涂结论的机会还不像今天这样多。后来有人见着李娜,问她:到底当初受了什么刺激非要出家呢?据说李娜只回答了一句话:我不是出家,我是回家。

就是这样,你觉得人家那是受刺激后的“遁”,人家却觉得是回家的踏实、自在;你光看到人家抛弃了上亿资产,人家却觉得终于得到了自己真正想得到的。所以你是你,人家是人家。人家已经早已在你前边的康庄大道上,向着光明高歌猛进;你却还在阴暗潮湿的落后之地,步履蹒跚,举步为艰。还说人家那是“遁”?

杨葵: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

■ 断魂枪



一位老范儿的北京人

住在北京南城阎王庙胡同的老李一辈子没怎么离开过北京,对于北京以外的事儿也就不太怎么熟悉。80多岁的时候,他的一个孙女要去香港念大学,临行前,老李问孙女:这香港,是在南边儿呢吧?孙女说:是。老头儿说:哦,我这么估摸着,得比上海还得靠南边儿吧?

弄不清楚这些事儿也没什么新鲜的,老李根本不需要知道香港在哪儿,反正也碍不着他抽烟喝酒养猫听戏。他当了一辈子手艺人,没什么文化,也不太需要什么文化,对他来说,能看看报纸,好歹知道点外头的事儿,也就够了。不过,有点儿意思的是,不光北京以外的事儿,家门口的的事儿老李有时候也有点稀里糊涂。比方说吧,老李以前常跟家里人讲,解放前有一年发大水,大水冲来了半拉门牌儿,让老李给捡着了,捡起来一看吓了一跳,是包头的门牌!老李说过好几次这事儿,家里人都半信半疑地听着,反正是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邪乎,后来过了些年,才有人恍然大悟:附近有有条胡同,叫包头章胡同……

还有更邪乎的——老李有四个儿子,当然也就有一堆孙子孙女,他晚年的时候,儿子们都分家另过,他还在阎王庙胡同的小院儿里住着。他三儿子的孩子念书的中学离老李住的这地方挺近,有时候中午就上他这儿来吃午饭,来得多了,住一个院儿的邻居就和老李聊

起来:李爷爷,常上这儿来的您那大孙子叫什么名字啊?老李听了,低头寻思了半天,抬头跟邻居说:可说呢,谁知道他叫什么啊……

当然,老李也不能老这么稀里糊涂,他有时候挺爱寻思点事儿,说出来的话也挺让人觉得有琢磨头儿。比方说,他一直有一个特别坚定的观点——中国人就该穿大褂,穿大褂才文明,后来这些新式的服装都是瞎胡闹。这种论点林语堂也坚持了一辈子,不过估计老李压根儿也没听说过林语堂是哪棵葱。从这俩观点里,很容易看出,老李是个留恋旧时代的人。

还有一些老李说过的话,做过的事儿,被别人一直记到了现在。比如,他那帮孙子孙女小的时候,老李老爱带着他们去逛大栅栏,还给孙女买过双红皮鞋;夏天的时候,老李就带着孩子们去八一湖游泳;70多岁的时候,老李自己骑着自行车出去遛弯儿,一骑就能绕着二环路来它一圈;还有,他的大儿子和儿媳结婚十来年之后离了婚,没过几年,俩人又都分别成了家。那之后不久,他们的孩子,也就是老李的孙女来看爷爷,老李问:你妈也结婚了?孙女回答:嗯。老李说:没事儿,等以后你经济独立了,咱躲他们远远的!有时候,老李还会跟孙子孙女提起自己的老伴儿来:嘿,你奶奶要不是有病,也能活到今儿!

老李是2006年去世的,去世的时候是88岁,推算起来,他是1918年出生的。他的故事,我是听他的那个孙女说的,讲完这些之后,她还说:“我觉得我爷爷这一辈子,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、老范儿的北京人的一辈子。”我听了之后也觉得,老李这样的人应该还有很多,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别的什么地方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去世了,他们的故事虽然没有被人记录下来,却也都留在后辈子孙的记忆里,而我们,最后也必将和他们一样。

东东枪:专栏作家、网站编辑。专栏文字散见《新快报》《南都周刊》等报刊。

■ 山声夺人



搞文学搞对象

八十年代初,流行介绍对象,我在工厂上班,一般都由师傅包办婚姻。师傅把我介绍给女方时都爱说:小王喜欢文学。那时候喜欢文学可不得了,在那些工人姐妹的眼里,我即使算不上灵魂的工程师,也算是个心灵的泥瓦匠。

对象一般被我培养得都跟着喜欢文学,就像现在的一些时尚男作家,在跟女朋友分手之前,抢先把她们缔造成有文学写作倾向的女叛逆,就像巴罗什抢在范德萨出击之前,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脚法挑射入网。然后他们撒手不管,任凭这些女叛逆在无辜无助中上路,任凭她们在前作家男友的阴影中把自己的身影变成无人认领的倩影。

其实在二十多年前,你只要说一句“啊!人生……”人家姑娘基本上就把你当一诗人,更不用说你再玩朦胧诗了,那你几乎就是大师了。当时,我的一句“特High”的话就曾打动过某个对象,我说:就让我们相约在花后月上吧。对象说:应该叫花前月下。我说:花前那多暴露?月下那多老

土?至少咱得千里共婵娟吧?就算咱千里共不了婵娟,那也得月上柳梢头呀?月亮都上头了,咱喝点儿酒,能不上头吗?对象说:听你的,你说咋办就咋办,谁让你有文化呢?谁让你搞文学的呢?我心想:那我还真得搞文学了,不搞文学怎么搞对象呢?

当时要想通过搞文学达到搞对象的目的,基本上得把女方控制在“四大名著”的范围,而能把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搞得比较沸腾的“四大名著”是:卢新华的《伤痕》、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、北岛的《回答》、舒婷的《致橡树》。在八十年代中的夏日黄昏,在暮色掩映的东单书报亭,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孩说:师傅,给我拿本儿《报告文学》。我紧接她的话音儿:师傅,给我拿本儿《诗

刊》。女孩又说:再给我拿本儿《新观察》。我跟着:再给我拿本儿《星星诗刊》。女孩看了我一眼:我还要本儿《新华文摘》。我也看了她一眼:我还要本儿《诗选刊》。女孩突然问我:你怎么跟诗干上了?我说:我就跟诗干上了。女孩问:你写诗吗?我说:写。女孩说:我也写。我说:那咱找个地儿聊聊。女孩说:好啊,我就想找个人聊聊,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不是诗,都想改写散文了。

终于,我没经过师傅介绍,自己认识搞了一回对象,是比介绍的有感觉。

大仙:诗人、作家。现为北青传媒《休闲时尚》杂志主编。早年的足球酷评,领一代先风。著有诗集《再度辉煌》、随笔集《一刀不能两断》、《20不着46》、小说《先拿自己开涮》。